

沪 剧

红色炊事员

上海市前进沪剧团集体编剧

沈一卿执笔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 剧]

紅 色 炊 事 員

上海市前进沪剧团集体編剧

沈一卿执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前进人民公社的食堂有問題，社員們吃了飯就肚子瀉，生产受了影响。生产队副队长洪彩云是共青团員，她排除万难，毅然担起了炊事員的工作。在党的大力支持下，她不但改进了伙食，并在搞副业、节约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剧本歌颂了洪彩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質。

〔沪 剧〕

紅 色 炊 事 員

編 剧 者 上海市前进沪剧团

执 笔 者 沈 一 卿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张：3 1/2 字数：76,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統一书号：10078·0953

定价：(本) 0.24元

前 記

这个剧本，取材于《中国青年》刊载的《紅色炊事員熊彩云》一文，从构思到写作，都在黃浦区文化局的领导和关怀下，发动群众，集体构思，经过不断丰富加工，编写而成。

剧本着重描写了农村姑娘洪彩云的淳朴、无私的高貴品质。洪彩云本来担任生产队的副队长，当食堂里两个炊事員先后不干时，她自告奋勇去担任这个职务，但受到了母亲的阻撓和未婚夫的反対；工作接手后，还是困难重重，但她决不向困难低头，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她终于克服困难，作出了很多贡献。彩云的事迹是感人的；但这样一个人物的成长过程却并不简单，我們很想把她写得深刻些和丰满些，可是由于水平有限，經驗不足，远远不能符合客观要求。

感謝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以及李智雁、朱家訓、筱兰根、徐貫一等同志在剧本一再修改时所給予的帮助！感謝会演以后，观众們所提的許多宝贵意見！这次出版已是第四次的修改本了，如果說，这个戏还有些微可取之处，那也是发挥了集体力量的結果。我們以迫切的心情繼續期待着各方面的指教。

上海市前进沪剧团 沈一卿 一九五九年五月

人 物：洪彩云 女，二十一岁，前进人民公社生产队副队长、炊事员。

老 爹 男，六十九岁，彩云的祖父。

洪 母 女，五十岁，彩云的母亲。

荣 明 男，二十一岁，突击队队长。

根 宝 男，二十三岁，生产队队长。

大 鹏 男，二十二岁，社员。

大 鹏 娘 女，四十五岁，社员。

富 根 男，二十五岁，社员。

玲 弟 女，十九岁，社员。

爱 宝 女，三十一岁，社员。

阿 娥 女，二十三岁，社员。

庄福祥 男，三十七岁，党支部书记。

老 張 男，六十三岁，敬老院老人。

老 王 男，六十六岁，敬老院老人。

祥 发 男，三十八岁，炊事员。

素 珍 女，三十三岁，炊事员。

护 士 女，二十岁。

阿 珍 女，二十四岁，保育员。

桂 三 男，四十二岁，炊事员。

桂三妻 女，三十八岁，社员。

第一場

時間：一九五八年八月底。

地點：上海市郊前進人民公社的深耕田中。

人物：洪彩雲、根寶、大鵬、富根、玲弟、阿娥、榮明、護士、庄福祥、老張、阿珍、生產隊員甲、乙。

〔幕啟：夕陽西下，淡藍色的天空給陽光反射得五彩繽紛，遠處金黃色的稻穗堆得象小山一樣，東一堆，西一堆的矗立着。田岸旁兩棵楓樹相依在一起，天氣已近深秋，楓葉開始漸漸由青變紅了，樹旁幾個長滿着雜花野草的小土堆上，放着幾件褪色的人民裝和絨綫衫之类的外衣，七八個深耕突擊隊緊握着鐵鍬在田岸那邊一望無際的稻板田里緊張地翻壟着泥土。同時，嘴裏還在唱着響亮的“搞三秋”的歌詞。〕

眾人：（唱）晴空萬里彩雲飄，
鼓足干劲把三秋搞，
揮起鐵鍬上雲霄，
深耕細作精施好，
今年秋耕基礎牢，
明年菜花金黃麥穗高，
高產豐收有把握，
英雄人物看今朝。

根寶：（放下鐵鍬對眾）同志們，我們大家歇歇罷！

眾人：好，我們大家休息一會吧。（絡繹地坐在田岸兩旁）

根寶：同志們，大家休息一會以後，干起來可要加油啦！

富根：（對根寶）隊長，今天我們預定的深耕面積不是已經完成了嗎？太陽已經落出了，我看還是明天再干吧！

根 宝：怎么？沒有勁了！

富 根：說實話，昨晚肚子瀉了一瀉以後，不知怎麼，身體總是使不出勁來。

根 宝：唉！偏偏在生產任務緊張的時候，出了不少病號，不要說你，連大鵬那樣結實的人也會肚子瀉……

玲 弟：還有我們生產隊長、根寶同志的未婚妻、副隊長彩雲姐也會肚子瀉，隊長，你說是嗎？

阿 娥：隊長，你要好好照顧她呀！這樣一位生產能手推板不起的。

富 根：這算什么話！要照顧，大家都應該照顧！

根 宝：（唱“流水板”）

勿是我对大家勿照顧，
身體應該保養好，
不過此番搞三秋，
領導對我們信心高。
我們是二十畝小麥豐產田，
深耕細作很重要，
一定要讓麥田按時播種好，
提前完成這指標。
飲食起居自己要當心，
保養身體不能靠領導！

富 根：（唱“流水板”）

病號忽然這樣多，
其中一定有蹊蹺，
隊長應該多研究，
空談照顧難見效。

根 宝：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叫我研究點啥！再說

生产任务这样紧张，我哪有这许多时间？（自顾自坐在另一旁，显得有些烦闷）

〔彩云心神不安地上。〕

彩 云：（旁唱“基本平板”）

保健站医生叮嘱我，
休息两天再劳动，
生产任务这样紧，
医生意见难服从。
可是请假条子已给我，
害得我，进退两难心事重。

玲 弟：噢，彩云姐，看了毛病回来了？

众 人：彩云，副队长……

根 宝：（忙走过来）彩云，你的病要紧吗？医生怎么说？

彩 云：她说我是肠胃炎。

根 宝：没有要你休息吗？

彩 云：（不愿说实话）我没有要医生给我休息……

根 宝：那我也放心了……

〔二排突击队队长徐荣明拎了个水壶上。〕

荣 明：哎，怎么？你们大家都在休息啦！

玲 弟：今天指标完成了，提早休息，有意见啦？

荣 明：谁说有意见！（见是玲弟）小姑娘！

玲 弟：谁要你叫小姑娘！

荣 明：（开玩笑地）喔，老外婆！（欲下）

根 宝：荣明，你们还不休息，还要去拎开水？

荣 明：快休息了。（突然想到）哎，根宝，你们一排突击队深耕搞得怎样了？

根 宝：（反问）你们二排突击队搞得怎样了？

荣 明：（唱“流水板”）

此番我們搞深耕，
隊員們熱情非常高，
本來你們一排突擊隊，
勞動強度算頭挑。
紅旗經常在你組，
一連之中逞英豪，
這次與你們展開競賽後，
我們是，不甘示弱信心高，
一定要將紅旗奪過來，
心堅如鐵不動搖。

根 宝：（唱“流水板”）

你們的決心非常好，
推動我們生產更提高。（回身對隊員們）
同志們！
榮明的言語可聽見？
我們要防止自滿和驕傲，
你們的信心有沒有？

众 人：（接唱）有！一定要將紅旗保持牢。

荣 明：好，看吧！究竟誰得紅旗！

根 宝：一言為定！

众 人：一言為定啦！

根 宝：榮明，加油呀！

荣 明：好，同志們加油干呀！（下）

根 宝：同志們！我們與二排一言為定了，明天起我們生產上要狠狠地加油干，我們不是單單為了奪紅旗，而是要保證小麥衛星上天啊！

众 人：对，一定要加油干啊！

彩 云：（对根宝）可是我們队里最近經常有人請病假，出勤率比过去低，这倒是个問題！我們得想想办法！

根 宝：不碍事，我們两人从明天起，起身得早一些，下午收工后再抓它一两小时，不就解决了嗎？

彩 云：（想了一想）再研究吧。

阿 娥：（听見了根宝、彩云的对话）同志們，正副队长为了照顧病号，准备在早上和晚上加工深耕，我們都一起参加，同意嗎？

众 人：同意，同意，我們都参加！

〔大鵬急冲冲地奔上。

大 鵬：（听見众人都在說同意参加）参加啥？我也参加。

玲 弟：（开玩笑地对大鵬）参加啥，参加运动会，赛跑……

大 鵬：（高兴地）赛跑我最欢喜！（举起了右手）我报名参加。
（問玲弟）跑多少公尺？

玲 弟：（打趣地）沒有多少公尺，从上海跑到北京！

〔众笑。

大 鵬：（白了玲弟一眼）去，去！誰与你說話，下次你也別問我。

根 宝：大鵬，你的病看得怎样啦？肚子痛好了嗎？

大 鵬：好了，好了，（在臂上做了个样子）吱！打了一針。

根 宝：大鵬，我告訴你，二排突击队向我們挑战，要夺我們的紅旗！

大 鵬：怕啥！只要有本事来夺嘛！

〔保健站的护士匆匆上，大鵬一見护士，欲躲不及，給喊住。

护 士：大鵬，看你匆匆忙忙，开的葯片还留在保健站！喏，

拿去！噢！彩云，你为什么不去休息？

根 宝：护士同志，彩云为了照顾病号，准备早上和晚上还要加工呢？

护 士：根宝同志，这怎么可以啊？

根 宝：为什么不可以？

护 士：（唱“吴江调”）

彩云她，方才去过保健站，
肚皮痛得真厉害，
一定是饮食不注意，
所以吃出毛病来。
她需要休息一两天，
医生已经开了请假单。

根 宝：（唱“基本调”）

彩云你，为啥勿听医生话，
自说自话回到突击队？

彩 云：（接唱）我自有毛病自晓得，

肚皮勿痛就勿碍。
要我请假我勿同意，
突击队目前缺勤交交关。
如果大家都请假，
影响生产怎么办？

大 鹏：（接唱）副队长闲话讲得对，

搨起铁镪精神来，
青年人小毛小病无所谓，
生产要放在第一位。

根 宝：（唱“基本干板”）

大鹏意见说得对，

生产放在第一位。

护 士：（唱“三角板”）

这种讲法我勿同意，
有病怎么好生产，
我伢对侬一排突击队，
意见多得交交关，
饮食方面勿注意，
三日两头要到保健站，
一来就是肠胃炎，
要侬休息偏违背。
你们大家讲一讲，
这种做法对勿对？

彩 云：（接唱）护士同志意见对，
今后我们一定改。

护 士：要是你们再勿重视饮食卫生，我就去告诉支部书记。
（边说边下）

富 根：护士同志提得非常对，食堂不改进就是个大问题！

彩 云：（唱“基本调”）

富根讲话有道理，
生活与生产分不开。
我们忽然肚子泻，
病原应该找出来。

大 鹏：（接唱）讲起我的肚皮泻，
从昨日晚上到现在，
已经泻了七八次，
泻的原因尚未找出来。（对富根）
一定昨日吃夜饭，

菜粥吃得冷一眼。

富 根：（接唱）菜粥冷点无所谓，

另外还有原因在，

昨日我肚皮餓得慌，

首先踏进廚房間，

看見桂三偷偷摸摸加冷水，

經彩云一提我倒想起来；

一定是桂三要花巧，

將冷水攪在菜粥內。

分明他，不怀好主意，

害我們吃出毛病来。

〔大鵬与富根的談話，引起了大家对食堂的意見，三三两两的談开来了。

众 人：提起食堂我們有意見，为啥勿讓我們吃飽飯……

根 宝：（唱“三角板”）

同志們！

食堂的确很重要，

提意見还是慢一慢，

等一歇回去吃夜飯，

當場提出也勿晏。

彩 云：（唱“基本調”）

支部書記經常講，

公社办食堂，就是託大家专心搞生产，

热湯热飯热小菜，

人人可以吃飽飯，

为了食堂办得好，

大家有意見提出来。

阿 娥：（接唱）副队长閑話講得对，
我有意見提出来，
周桂三本来开飯館，
极應該，燒得一手好小菜；
为啥他脑筋勿肯动，
中飯炒青菜，早夜盐白菜；
难得燒只捲心菜，
吃得我們胃口倒下来。

富 根：（唱“三角板”）
油票每月交撥伊，
肉票糖票都拿来。
猪肉从未进食堂，
只吃无油白燒菜。
提提意見眼睛彈，
批評两句就要面孔板。

玲 弟：（接唱）勿是燒厚粥，就是燒烂飯，
上面生，下面烂，
飯糰^①象块三夹板，
开过飯店的大老板，
燒得出这种夹生飯！

大 鵬：（接唱）提起食堂一泡气，
真勿想走进廚房間，
吃了兩碗再要添，
已經鍋底朝天翻，
走去問問周桂三，

① 飯糰：鍋巴。

他两手一摊把口开，
说什么，粮食标准定得少，
巧媳妇难烧无米饭。

彩云：（接唱）究竟粮食够不够？

大鹏：（接唱）谁晓得他搞的什么鬼！

彩云：（接唱）应该把事情查清楚，

众人：（接唱）要将原因找出来。

〔这时远处传来连部的休息铃声，噹、噹、噹响了几下。〕

根宝：同志们，大家回去吃夜饭罢，有意见回去再提。

富根：向周桂三提意见，还不是去给他教训一顿，我不去。

玲弟：这受气饭我们不要吃。

根宝：那你们要怎么办呢？

阿娥：（唱“流水板”）

队长，方才你说生产提勿高，
原因就在厨房间。
公社开始办食堂，
人人喜得笑颜开，
为啥最近搞深耕，
生产情绪低下来。
吃饭是件大事体，
队长你，应该负起责任来。

众人：（唱“三角板”）

对，要求队长想办法，
让我们吃到好饭菜。

根宝：（接唱）勿是我队长不肯想办法，
队长是主要搞生产，
炊事房工作我是门外汉，

叫我燒飯我又燒勿來。(气呼呼地坐到土堆上去)

彩 云：同志們，大家回去吃夜飯吧，吃了晚飯早点休息。大家对食堂的意見，我就去反映給領導，很快就會解決的，今天吃夜飯時不要爭吵啊。

众 人：隊長命令一定服從！

玲 弟：大鵬，我們可不能保險。

彩 云：大鵬，你怎樣？

大 鵬：(立正，舉起拳頭)我保證不吵，但有意見總要提的。

[众人笑着下。]

[彩云至根宝跟前与根宝同坐。阿娥与玲弟又回来。]

玲 弟：大家來看啊，他們在唱“羅漢錢”中的小晚與艾艾呢。

阿 娥：是啊，艾艾與小晚在送羅漢錢。

[彩云嬌羞地追打二人，二人下。]

[根宝見二人下，拿了鉄鍬還預備去墾地。]

彩 云：根宝，你還不去吃夜飯？

根 宝：趁現在還早，再做一會。

彩 云：(唱“基本調”)

猛干勿是好办法，

光靠一人嚟用場。

勿吃夜飯生活做勿动，

对生产反而有影响。(稍停)

現在四处无人在，

我倆正好話來講。

我与你應該怎么办？

仔仔細細共商量。

根 宝：(对這話有誤解)彩云呀，

(接唱)想勿到你如今提出來，

这事應該要商量。
我倆訂婚已經有一年，
我娘时常对我講。
說我已經有念三岁，
你彩云年齡也相當，
希望我們早点結了婚，
我娘也好心安放，
明年是国庆十周年，
元旦真是好辰光，
彩云你看好勿好，
要勿要，提早布置我們新房？

彩 云：（接唱）看你纏到了哪里去，
商量結婚不在这辰光，
离开元旦还有几个月，
用勿着現在就商量。
方才大家对伙食有意見，
我們帮助解决理应当。
你为啥一点勿关心，
反而把冬瓜纏到茄子上。

根 宝：唔……講得对，講得对，談食堂問題怎么会搭到婚姻
上去了，我去找庄書記去。

彩 云：不要，我去寻，你先回去吃夜飯去。

〔根宝准备下，想着彩云的鉄錯，又走回来拿。〕

彩 云：我来拿。

根 宝：勿，我先拿回去，你早点回轉来吃飯！（下）

〔彩云目送根宝下。甜甜地望着他背影。〕

〔夕阳已經西下，光綫比剛才昏暗了許多，但初升的月